

我曾发过这样一理论：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是不可分割的两翼，有时候创作走到前边引导批评，有时候文学批评走到前边引导创作。被称为“第四批批评家”的那个批评家群体，在以改革开放为旗帜的新时期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中，所起的引导和推动作用是不可轻视的。两年多前故世的陈辽先生，就应该属于其中的一位吧。

我和陈辽相识于1980年11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那时，他是《雨花》月刊的理论组长，继而改任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一直到2015年12月2日病逝。我们的交谊跨越了35年。回顾伤痕文学破土而出时，他为其鸣锣开道，为高晓声、陆文夫、方之、梅汝恺等“探求者”恢复名誉挺身而出，为顾尔镠的《也谈突破》的公正评价仗义执言，为新时期文学的蓬勃健康发展，为有潜力和有成绩的年轻作家提供助力，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随波逐流，不谄媚讨好。在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两个文学发展阶段上，都殚精竭虑，站在前沿。说他是一个清醒的、冷峻的、敏锐的、实事求是的革命现实主义批评家，应该说不是夸张的。

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的一号中央文件，都是有关农村问题的。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也是当年我所供职的《文艺报》努力提倡和时刻关注的。而江苏省的作家们被认为在农村题材创作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当时最引人瞩目的是高晓声发表在《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上的短篇《陈奂生上城》。1980年11月4日，我以《文艺报》评论编辑的身份到南京组稿，作家张弦在家里请我吃饭，几位1957年被打成“探求者”集团成员的作家，除了远在苏州的陆文夫和刚刚获得平反的方之外，顾尔镠、叶至诚、高晓声、梅汝恺都来了。我提议《文艺报》与《雨花》联合召开一次农村题材小说座谈会，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同。商定我刊与《雨花》于1981年5月在南京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相应地，要在刊物上陆续发表几篇深度研究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文章。次年1月12日，我又给他写了一信，正式约他为《文艺报》写一篇有关农村题材小说创作问题的重头文章，并向他提供了一个参考篇目。他接受了约稿。我随信附给他一份备忘材料《新时期农村题材文学十问》。他回信说：



纪念

先生之风

□刘锡诚

年来取得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从未取得过的巨大成就。就创作而言，三年来，发表短篇小说1万篇；中篇小说数百部；诗歌约10万首。其中有争议的短篇不过百篇左右，有争议的中长篇不过几部；有争议的诗歌也不过百首。姑不谈有争议

生活的短篇小说》，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在《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上了。这一时期，刊物上已经陆续发表了《旗》（南丁）、《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黑旗》（刘真）、《二月兰》（韩少功）、《落叶无声》（王荫鲜）、《蓝蓝的木兰溪》（叶蔚林）、《结婚现场会》（马烽）等优秀短篇，但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的发表，在文学界备受重视，一时成了写农村和农民的一个辉煌成果和写作标杆。

记得1980年3月5日，《文艺报》曾经在京召开了一个以“文学要关注农民”为议题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我在会上的发言就讲到高晓声近期的创作：“高晓声的《漫长的一天》是个名篇，反映很好，有突破。有些农村作者的看法却不同，他们问：‘小说反的是什么？反官僚主义，还是事务主义？’我曾同高晓声谈过，他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反什么，我什么也没反！’高晓声不是提倡无主题。如果说契诃夫一生的作品的主题是反庸俗，可以这么去认识作品主题的话，那么高晓声的作品有主题，不是没主题。在一个短篇里像样地提出个问题，并解决问题，是很难的。如果有这样的短篇小说，也是可以，但只是一个路子。作家可以走这条路，也可以走别的路，走《漫长的一天》和《陈奂生上城》的路子。过去，我们被前一条路缠住了。”

我与顾尔镠在南京达成了由《文艺报》和《雨花》两刊联合举办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的口头协议，回京后我起草了会议通知，经主持工作的副主编唐因批阅，发给了顾尔镠。其间，恰恰顾尔镠的一篇随笔《也谈突破》，在安徽的《戏剧界》上发表，引起了一点麻烦。两刊开会的通知稿寄出一个月后，顾尔镠于1981年1月3日给我来信，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座谈会延期举行，并告知委托高晓声“具体负责此次会议”。进入5月，《文艺报》编辑部被上级指定要发表文章对顾文进行批评。这时，我也收到了高晓声于7月3日寄来的信：

刘锡诚同志：
信收到。

关于去年你和老顾（尔镠）同志商量由《文艺报》和《雨花》联合邀请各地擅长写农民的作家讨论创作的事，本来是商量定了的，后来老顾又要我代他直接和你联系，我也又不容辞。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老顾至今没有上班。领导上对

他今后是否改变工作职务，态度不明白。因此，《雨花》编辑部的工作，我也不便过问了，加上我九月二号要去美国一行，如会议在九、十月间召开，我恐不能参加。所以，我建议你直接给《雨花》编辑部写一封信，提出原来商定的打算（他们也知道）和你们现在的计划，由他们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这样比较妥善。事出无奈，望谅解。专此问撰安！

高晓声
7月3日

这一来，原定的《文艺报》与《雨花》联合举行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的事就给无限期搁浅了。

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陈辽却仍然记在心中，历史责任感促使他在王正同志90大寿的时机去访问了他，并由他对王正的口述作了记录，公之于众。2013年6月24日他给我写信，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我，嘱我找机会在京发表。信中谈到，顾尔镠的《也谈突破》本来是要批判的，但后来突然偃旗息鼓了。信中还说：“我早就听说是江苏省的原团省委书记王正同志向相关中央领导作了汇报，才平息了这一事件的。但不得其详。今年5月，听说王正同志过90大寿，身体不大好，住钟山干部疗养院。我想，这一重大史实不能让它湮没，应该在王正同志健在时进行抢救，于是，我看望了他，由他口述，我做了笔录；并经他两次修改、补充，最后由他定稿。现将该文寄您，请您看看，是否可以在北京的大报上发表……”

2010年12月10日，首都文学界离退休多年的老朋友们聚会，起意要笔者、廖俊杰、冯立三主编一本新时期文学的回忆文集，我给这本书取名《破冰之旅——新时期文坛亲历纪实》。经过半年的筹备、组稿、编辑，终于在2011年7月15日编好了，收入了包括袁鹰、崔道怡、阎纲、周明、丹晨、廖俊杰、杜高、郭玲春、陈美兰、冯立三、郑荣来、郝怀民、顾颉、谢永旺、严平、刘锡诚、史中兴、徐庆全、晓雪、陈辽、秦晋、吴嘉等多人的回忆文章。我约请陈辽写了一篇题为《峥嵘岁月，往事如新》的回忆与反思的长文。这篇至今未能发表的遗作，记述了那一段时间里改革和反改革两种思潮对立和较量的往事。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驰骋了60年的批评家陈辽，给中国当代文学史贡献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露华集》《陈辽文学评论选》《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艺信息学》《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叶圣陶评传》《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文学》《月是故乡明》《叶圣陶传记》《周太谷评传》和《陈辽文存》（12卷）等遗产。回想1982年，冯牧、阎纲和笔者主编新中国第一套《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20种）时，出了一本《陈辽文学评论选》，肯定了作者作为新时期以来重要批评家的地位；他过世后，今年初又收到了丁帆主编的《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中的《陈辽文学评论选》（李静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心想，前后这两本选集的出版证明，陈辽不愧是一个在新时期文学中与改革开放同行的、能战斗有成绩的批评家，表明了老一代编选者和新一代编选者对陈辽之风的首肯。

对解放以来农村题材短篇创作所走的道路的简要回顾；对近年来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成就和经验的小结；对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创作质量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在动笔撰写期间，得知南大讲师胡若定同志（他也是参加昆明当代文学讨论会的）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因此请他合作此文。两易其稿，现由我最后定稿成文，寄给您审处。

没有轻率对待您的约稿，这是确实的。但由于水平限制，此文能否达到您的约稿要求，那就不一定了。如您认为可用，不妥处请斧正；如不拟采用，则请在3月20日前寄还给我，以便我另作处理。

我平时不坐班，在家。今后来信或稿件往还，请寄南京市313信箱式一青转陈辽同志收。感谢您对我写作评论文章的促进和关心。

顾頌
编安！

弟 陈辽
1981年3月4日

收到他这封信和随信寄来的他与胡若定合写的文章《农村题材短篇小说的起飞》三天后，又收到他3月7日的信，向我补充介绍他们文章的一些背景和写作意图：

锡诚同志：

您好！用挂号寄给您的信、稿，想已收到。

惠书敬悉。也许是江苏比较开明吧，我们这里情况还好。省委宣传部长最近肯定《青春》办得好，应该这样办下去；省委书记胡宏同志与顾尔镠同志谈话，也是鼓励为之，谈得较融洽。江苏省的理论工作者则于上月开了一个座谈文艺形势的会议，会期三天，基本内容如您信上所述，认为四年来文艺界是问心无愧的。三中全会前，与“四人帮”、“凡是”派进行了斗争；三中全会后认真贯彻了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政策；四

议的作品并不全都是错误倾向的，即使它们都是有问题的，那么它们在全创作中还不到1%，即99%以上是好的，比较好的，或无害的。99:1，哪一条战线比得上文学战线？特别是与经济上的严重失误相比，文学战线更是成绩斐然！试问：现在对经济上的严重失误，有谁作过认真的自我批评，有谁承担过责任？还不是笼统地归罪于极左路线流毒未肃清和缺乏经验就算了。但是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上的问题，却有人抓住1%不放（当然对这1%也应该重视，应该批评，应该解决），以致否定四年来的巨大成就，这又如何能使人信服呢？不是说要“写本质”吗？要看本质和主流吗？但是，对文艺工作，有人就偏偏不看它的本质和主流，而只看其中的“阴暗面”（按：这是一个很好的杂文题目），再也不说以歌颂为主。本着这样的精神，我省文艺工作者仍打算一如既往，继续贯彻三中全会方针、路线，继续解放思想。看到您的来信，更鼓舞了我今后的写作信心。

《农村题材短篇小说的起飞》一文，所以特别写了第一节，就是为了与十七年作比较，为了突出近年来的创作成就的。此外，我最近还写了《新时期的文学 文学的新时期》一文，基本精神恰好就是您信里的意见。此文不知道能否发出，如能发出，以后当把文章寄送给您，请您教正。

您的识见和学问，我是钦佩的。您在报刊上的文章，我都找来读过了。望今后常联系，多多赐教。

再见。顾頌
编安！

弟 陈辽
1981年3月7日

我把《农村题材短篇小说的起飞》这个题目改成《农村生活的新画卷——读近年来反映农村

生活质感

喜欢舔小熊的猫

□张艺腾

这只小猫还在幼猫的时候，一个月大时被抱到奶奶家。这是家里惟一的宠物，之前的都丢了，家里总是要养点什么，它就被抱来了。农村的宠物就是这样，丢了，或是找不见了，也就算了。没人去找，没人上心，也没人去怀念，再抱一只就是了。仿佛那些宠物不是家庭成员一样，就是个猫或者狗。也没人费心给它们起名字，花的就叫小花，黄的就叫小黄，奶奶家这只是花的，就叫小花了。

这猫喜欢抱着一只小熊舔，舔完用下巴蹭舔过的地方，发出呼噜噜的声音。那有点像憨豆先生的小熊，颜色都一样，比憨豆那只小点，跟这只幼猫差不多大，但猫手长，可以环抱着小熊玩。

“你说它不抓耗子抱熊玩。”奶奶说。

毕竟猫还小，还不用捉老鼠，奶奶也不陪它玩，它每天就是找这只熊撒欢，旁若无人地抱着，呼噜噜地迷恋在它和熊的世界里，熊脖子下面的毛都被它舔硬了。这猫不像其他猫，基本不和人玩，所有闲下来的时光就是和熊腻着。好在没有人试图去抢它的熊，它能够一直抱着。

猫一天天生，熊还是老样子。这熊质量挺好，猫玩了这么久也没坏，也没掉毛。对于猫来说，这熊的大小刚刚好，猫已是半大猫，但也没有发展出别的喜好，跟熊玩成了习惯，一点也没随着自己长大而嫌弃幼年的伙伴，就像有恋物癖的小孩子。我真担心有一天小熊坏了可怎么办。

我偶尔来奶奶家，猫不在的时候，见小熊留在床上，张着胳膊仿佛等待着猫抱一样。有时也会遇到猫从外面刚回来，也不朝我打招呼，进门直接走到小熊面前抱住，开始呼噜。仿佛是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小孩回家抱着枕头哭一样。但猫发出的是幸福的呼噜声，它回来抱着小熊就是最大的幸福。我看着它，也很开心。

我想猫总玩这个小熊会腻，在网上看到猫视频里的玩具是小鳄鱼，特萌的那种绿色的毛绒玩具。我也



找到了个类似的，给这猫买了一个，却无法吸引它。明明这只鳄鱼又新又好看，手感也舒服，柔软度也合适。

“你看，你还有个小熊呢。”我对猫说。可它就是只跟那小熊玩。

有次这只猫跑出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我问奶奶怎么回事，奶奶也不知道，因为不关心。

我看看在床上小熊，我想小熊也在等待猫回来吧。看着小熊和小鳄鱼，我想不通，为什么这猫会走了呢？

它还有小熊呢，就这么扔下小熊走了吗？

“要是我们人，我们会把小熊一块儿带走。”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和奶奶都认为这只猫是离家出走，而不以为它是死了，也许是因为奶奶家以前就有猫跑了不回来，有过一次或是两次。奶奶穷日子过惯了，从来不喂猫好吃的，都是剩饭剩菜到了要坏掉时才给猫吃，好吃的一口也没给过。有时我想喂猫好吃的，奶奶说我浪费，还把猫打跑了不让吃，还说怕喂饱了，所以这猫有去寻求更好生活的理由。我们当地农村有这样的说法，家里来猫是吉祥富贵的象征。这有道理，穷人家是没有多余的吃的给外来猫的，小富裕的家庭才会对外来的动物友好，就算来吃了家里的东西也不会打，于是多来几次的猫就会愿意投靠这种富裕家庭，所以这象征是好的。奶奶家的这只猫可能就是跑到别人家里去了。

我和奶奶都说这猫丢了，其实自己离家出走不能叫丢，但在我们当地管离家出走的动物都叫丢。在我们这里，喜欢离家出走的动物就数猫了，猪有时候也会离家出走，但主人会立刻全家马不停蹄地到处找，在村里村外呼天唤地的“来来来，来来来！”的叫声中，猪很快就会回到家的怀抱，但是猫没人找。

狗基本上不会离家出走的，俗语“狗不嫌家贫”嘛。在我们这里要是谁家说狗丢了，那十有八九就是让偷狗的送进狗肉馆了。我们当地有一种专业偷狗人，偷了狗卖给狗肉馆。偷狗的人会使药，能让狗失

去反抗，连叫也不会叫，据说是毒针或者毒包子，过去他们是骑着自行车后面驮个大筐，大筐里面是蛇皮袋，如今都高级了，改成开着面包车四处流窜。这种专业一般是偷狗，没有专门偷猫的，偷猫只是顺便，猫个头小卖不了几个钱，不值得偷，只有看见那种很肥很胖的大猫才偷，据说也是卖到餐馆冒充狗肉来卖给顾客。这个“据说”真实的可能性很大，三舅家曾经养过一只大肥猫，叫虎头，极为受宠，三舅给它称过体重，自豪地告诉别人有13斤。有一天它上午还卧在墙头上晒太阳，下午就没人再看见它了，三舅找了十几天之后最终理智地接受它是被人吃掉了。

我只有一次心里起了这个念头：奶奶家这只猫莫不是也被偷了？但一闪而过，赶紧否定：那猫还没长大，也不胖，应该不具备偷的价值，它应该就是离家出走了。

可是我想不明白的是，它怎么就舍得扔下了它的小熊呢？

猫刚丢时间不长的日子里，我和奶奶还一直盼着它回来，也不能说是盼，应该说是等，就像等一个觉得也许如此但其实无所谓的结果，奶奶对它回不回来这事确实是无所谓的，我好像替小熊想还有点“有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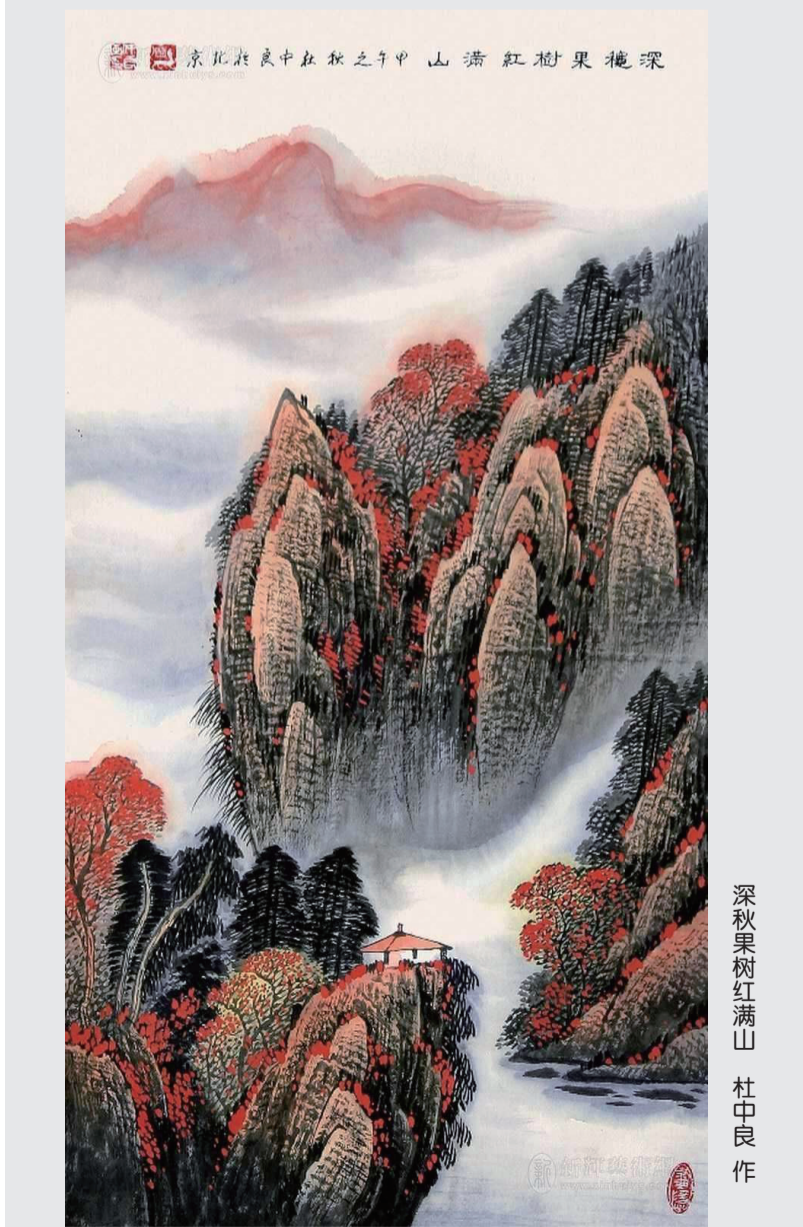
小熊还在床上呢，张着胳膊仿佛等待着猫抱一样。我点着它的鼻子说：“你还等着它吗？还等着它来抱你吗？”

但是猫一直没有回来。后来奶奶告诉我，她好像在村里别人的屋顶上看见了这只猫，奶奶有可能是安慰我的，说见到，证明它还活着。

那只小熊还是躺在床上，张着胳膊等着小猫来撒欢。

我问了下奶奶，说见到猫的地方是在村东头。随后我拿着小熊，到了村东头，找到了一棵我能爬上去的树，尽量爬到最高处。四外看，没有那只猫的迹象。观察了四周，这里比较整洁，屋顶上也没什么障碍。

我看了看小熊，用力地将小熊扔到了屋顶上。



深秋果树红满山 杜中良作

原上草

臧克家诗

第322期